

陶菊初绽,桂子飘香,上海人就心心念念要吃大闸蟹了,我倒偏爱鸭子。从《遵生八笺》《食宪鸿秘》这类典籍中得知,古人在入秋后讲究饮菊花酒、食羊肝饼、喝地黄酒。若在水网密布的江南,鸭子的呱呱叫声也在提醒吃客,经过一个夏季的饲养,“鸭哩哩”已经相当肥硕了。

在中国食谱中,鸡与鸭赛过桃红李白,交相辉映,在味觉审美上又有“母鸡鸣”“鲜鸡肥鸭”等说法,《随园食单》《桐桥农谚》里有蒸鸭、挂卤鸭、干蒸鸭、鸭脯、糊涂鸭、野鸭团、火夹鸭、风鱼鸭、黄焖鸭、八宝鸭、胡葱鸭等。今天上海已成美食大观园,鸭子一项,有烤鸭、酱鸭、盐水鸭、芋茸扁尖老鸭汤“四大天王”,八宝鸭、香酥鸭、樟茶鸭、无为熏鸭、沙茶焖鸭、魔芋烧鸭等大约只能列身于“十八罗汉”了,至于遍地开花的老鸭

陶菊初绽品肥鸭

沈嘉禄

粉丝汤,就是群众演员了。上海人喜欢吃酱鸭,光明邨、大富贵、老人和门前排队长的顾客多为酱鸭而来。本帮酱鸭甜上口咸收口,酒饭两宜。我在家做酱鸭别出机杼,老抽上色,沥干后油炸至结皮,再换锅卤制,调味外再加八角、茴香、丁香等,一个半小时方成正果,卤汁紧包而红亮,改刀装盘,色如红枣,腴香四溢,绝对不输给老字号。因工程浩大,后来就懒得动手了,相比本帮酱鸭的浓油赤酱,城隍庙松鹤楼卤鸭面呈现的倒是宋元画风。入秋后我专程去打卡,卤鸭色泽淡雅,鲜肥嫩美,半盆佐啤酒,半盆作浇头。苏州美食大咖水永根先生曾任松鹤楼经理,他向我

烤鸭在上海也有百年历史,分广帮与京帮两路,而今京帮稍占上风,全聚德与大董一老一新,各有千秋。但现在不少饭店供应的烤鸭,虽然也是当堂片皮,但刀功实在太差,别说“牡丹片”“柳叶片”不成样子,还往往只给顾客切一盘,剩下大半只就退回厨房了。我后来只好“人盯人”,净皮、纯肉、连皮带肉,切足三盘,鸭架打包回家,第二天浓油地熬一锅白菜粉丝鸭架汤,胡椒粉一撒,可连进两碗白饭。苏州有一道老菜,烤鸭与白鸭一锅炖,可以上酒席的。

对了,苏州人的讲究,在鸭子上多有表现,母油船鸭、三套鸭、三件子,上海人很少有会染指。前不久在兴国宾馆品尝了一道由国家级烹饪大师徐鹤峰指导烹制的三套鸭加狮子头,麻鸭套野鸭(家养),野鸭套乳鸽,美味在三套分解的过程中徐徐释放,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层峦叠嶂,无与伦比。早几年在良轩酒家品尝国家级烹饪大师李兴福的全鸭宴,水晶鸭方、椒麻鸭、香酥鸭卷、芙蓉鸭舌、红云紫菊、响铃鸭块……最后由鸭虾春卷收尾,海派川菜,花团锦簇。

听过一则轶闻:袁世凯喜肥鸭,炖鸭子上桌,抄起筷箸插进鸭背,一夹一卷,整张鸭皮都卷在筷子上了。还好,餐桌上只有他一人吃独食。

在上海盐水鸭最好的就是小金陵,要吃趁早,不年底在南路美食街不复存在了,小金陵将在何处重整旗鼓,还没个谱呢。我去小金陵买鸭子,斩半只鸭子,另一半预算买鸭头数枚。会吃鸭头,才是鸭的知音。

齐如山,可说是梅兰芳的老师。齐老在《面疙瘩》一书里说,旧时大饭庄里有全鸭宴,没有全鸡宴,像清熏炉鸭、烧鸭这样的菜都用整鸭,但整鸭不能上台面。或说整只鸭子稍显粗笨,“最是贵重的菜”就是用鸭什件做的,比如烩鸭腰、烩鸭舌、软炸鸭脆、汤爆鸭肠、糟蒸鸭肝、烩鸭杂碎、糟鸭泥豆腐羹等,“都是极细之菜”。

对于食客,好吃是王道,整鸡整鸭携手并进更加热闹。但老鸭汤的持续走俏,又说明“零部件”仍然是上海人民的至爱啊!

花则会选择多种干菊花混合在一起,放进白酒里,封好口的同时,会在瓶子上贴个标签,署上年月日。

重阳节那天,爷爷穿着打太极拳的一身白装,手里提着布袋子,我知道他又给我带回来菊花酒来了。有时他还会把唐代才子王勃的《九日》诗改写了朗诵给我听:“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张(‘张’原诗为‘陶’,编者注)家。”爷爷送来的菊花酒是五年前泡制的,只有父母喝,很呛,我受不了。爷爷说孙子闻闻就可以了,保准祛病保平安,健康康康成长的。

我觉得和爷爷过重阳节很有意义,一些认知、感悟和感恩使我终生受益,刻骨铭心。

给学生的一封信

项静

去年才到高校教书,我是一名年纪不小但教龄较低的老师。各种场合遇到关心我的师友几乎都略带惋惜,除了996们羡慕高校不用坐班外。既然如此,作为在这个系统中求生活的一员,自己说出特别高标的话来就有点滑稽,况且从个人修养上也跟德高望重不沾边,我所拥有的就是尽量真实和坦诚的最低标准。

正式上课时,提前暴露出自己的“求生欲”,在正常的知识讲授中,我一定会忍不住说,文学课是可以敞开了说的,也希望上课的学生可以脑洞大开。作为文学课的老师,除了参考各种文学史,提炼出具有公共认知的一些概念、思潮和重点作家作品之外,一定需要其他的东西才讲满一堂课,而其他的東西说不定更重要。

当然,作为初学者也要认真对待知识,只有认真对待它们才可能抵达更严苛的知识,比如对庞德而言的文学的最低标准,只有在六七种伟大的文学中,摸索出作者表达的程度,然后才能初步判断,某一作品是否有伟大的艺术的丰富性。这种话会突然让人惊惶文学世界的知识如此浩繁,个人智力的有限与知识无涯之间如何画上一条线?作为老师也没什么特别办法,拥有不断生长的困惑可能是文学课最持久的动力。

罗兰·巴特说,写作是爱爱于陌生人。有生命力的作品和作家会跨越时间去寻找那些匿名的读者,而我们读者也是在寻找那些可以构筑自己的作品,理想的状态是彼此生命流注,互通声息,去唤醒“死去”的作品和价值。由此,不同年代的作品会跟我们今日的关注、情感、事件发生关系,如此它才可以真实地成为我们的背景、参考和索引。文学课最后留下的可能就是记忆中几部重要的作品,几个人物的气质,甚至是他们说出的几句话,它们埋伏在很多关头,可能会成为未来漫长人生不经意的依傍。而探究文学和写作,就是扎根的过程,寻找那些你愿意使用的词汇、语句,建造你经过辨别后选择的世界,跟装饰家居一样,有时候要推倒重来,半途改辙,最后经由琐碎的细节繁琐的梳理达成自己的格调,它们不会成为独立于我之外的抽象物件,它们就是我们自己。否则它们无论是如何盛大浩丽,跟我们都是没有关系。

今年比较特殊,被约给学生写封信,拉杂说一堆无用的话。“最后谢谢大家”,这一般是我下课的结束语。一开始是习惯,习惯性点赞,习惯性客气,后来觉得的确要感谢,我们也是生命流注、互通声息的双向教育。

还是庞德的话,真正的教育必定限于想知道的人们,其余的都是放羊。我对山坡上你推我挤的羊群有密集恐惧症,惟愿我们不要互相放羊。



霜降 (木刻) 赵宗彪

爷爷是退休教师。每年重阳节他都带有仪式般地做一件事:泡制菊花酒。

爷爷喜欢遛弯,去处多是拆迁区,常常是空手而去,满载而归,有时搬不动了,还叫我开车去帮着搬运。爷爷带回来的尽是别人遗弃的盆盆罐罐和菊花。爷爷爱菊,很快,这些“老弱病残”的菊花在爷爷的精心调理下重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到秋天,爷爷的小院便成了菊的世界,黄菊花开得张扬,白菊花开得繁茂,桃红色的菊花开得内敛……重阳节还没到,爷爷就开始采摘、晾晒菊花,他要准备好泡菊花酒的材料。每年爷爷都要用当年自家产的菊花泡上两瓶酒。爷爷泡菊花酒会选择上档次的白酒泡,菊

重阳菊花酒

张新文

重阳节那天,爷爷穿着打太极拳的一身白装,手里提着布袋子,我知道他又给我带回来菊花酒来了。有时他还会把唐代才子王勃的《九日》诗改写了朗诵给我听:“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张(‘张’原诗为‘陶’,编者注)家。”爷爷送来的菊花酒是五年前泡制的,只有父母喝,很呛,我受不了。爷爷说孙子闻闻就可以了,保准祛病保平安,健康康康成长的。

我觉得和爷爷过重阳节很有意义,一些认知、感悟和感恩使我终生受益,刻骨铭心。

古道历“险”

程介平

知赶快吃午餐,前方的路还很长。我极不情愿地起身,去追赶队伍。

进入峡谷,领队竟然带领我们奔大路走小路,迎着扑面而来的山泉沿峭壁攀缘而上。将要翻越的痢痢尖,高度仅600米,但相当于200层摩天大楼。或许从来都是在溪流边观赏鹅鸭戏水、猕猴攀岩,从来没有溪流

涉足的经历,见到岩石陡峻接近90度,大家都惊呼:“这哪里是徒步,明明是攀岩嘛!”嘴上虽然埋怨,心里却有一股豪气,且峡谷幽深,人人画中,都异常兴奋。

然而,路越走越险,人越来越疲倦。所谓的路是领队凭记忆加探索仅可单脚踏落地的草丛、洞壁,须先用登山杖探实,然后手脚并用方可迈出一步。过峭壁岩缝更须前拉后推。

起先,还有人嬉笑拍照,后来都沉默了,因为每一步都很危险。这时,“天使”开始寻求和“仆人”相逢,索性把自己秘而不宣的愿望大声喊了出来:“我要得到一瓶矿泉水!”我猛然醒悟,她就是我的“天使”,赶快把仅有的一瓶水递过去。

蝈蝈是蝗虫中的一种,身体呈绿色或褐色,腹大,翅短,不善飞行,但善跳跃,吃植物的叶子和花,也吃豆类植物的果实,对农业破坏很大,被归入“害虫”;其雄性借前翅基部摩擦发声,声音响亮、悦耳,属于“鸣虫”一类,城里人饲养蝈蝈,听其鸣叫声,寻找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尔雅义疏·释虫》:“今验一种青色善鸣者,登莱人谓之‘聒子’,济南人谓之‘聒聒’……体青色绿,此蝗虫粗短,状类蟋蟀,振羽而鸣,其声清越。”明刘桐《帝景景物略·胡家村》:“有虫便腹,青色,以股跃,以短翅鸣,其声聒聒……以其声名之曰‘聒聒儿’。”“聒”是声音嘈杂的意思,到了秋天,农村的田头宅边,随处可见蝈蝈,它们集体鸣叫,声音吵闹,于是被叫做“聒聒”,又叫做“蝈蝈”。而久居城里的人希望寻找山居的感觉,单只或几只蝈蝈叫起来的声音不至于烦人,还有点“其声清越”的感觉,于是,农民把蝈蝈贩运到城里,蝈蝈也成了城里人喜欢的商品,清乾隆、卖蝈蝈也出了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

清顾禄《清嘉录》是记录苏州和江南风俗的著作,卷九《养叫哥哥》中说:秋深笼养蝈蝈,俗呼为“叫哥哥”,听鸣声为玩。藏怀中,或饲以丹砂,则过冬不僵。笼割干葫芦为之,金镶玉盖,雕刻精致。虫自北来,熏风乍拂,已千筐百筐集于吴城矣。

苏州和江南地区把来自北方的蝈蝈称为“叫哥哥”,它大概不会是“会叫的‘大阿哥’”,只是“蝈蝈”的吴语音读。清人有《琐寒窗·咏蝈蝈》:络纬啼残,凉秋已到,豆棚瓜架。声声慢诉,似昨夜来寒乍。挂筠笼、晚风一丝,水天儿女同闲话。算未应输与,金盆蟋蟀,枕函清夜。窗蝉见低亚。几几叶瓜华,露亭水榭。葫芦样小,若个探怀堪许。笑虫虫、自解呼名,物微不用添《尔雅》。便蛇医、分与丹砂,总露蝉同话。

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咏“叫哥哥”词。还有一首《咏叫哥哥》诗:少小怜为客,关山万里过。樊笈甘我素,口舌让人多。北望空回首,南音孰倚歌。世途行不得,何苦叫哥哥。

江南的叫哥哥大部分来自安徽、山东,它们被装入一种竹编的小笼子里,商贩通过长途跋涉,千里迢迢运到江南,叫哥哥反而有一种背井离乡、客死他乡的无可奈何。

清末《图画日报》“三百六十行”专栏绘“叫哥哥担”的配画文说:叫哥哥,虫名奇,老老少少多要叫长你。贩夫捉入篾丝笼,却把哥哥卖得钱无几。暑天越热叫越凶,一到秋凉声便喑。乃知尔是趋炎虫,不比秋虫能把人来聒。

“秋虫”即蟋蟀,也就是上海人所谓的“赚绩”,古人以为,蟋蟀之所以鸣叫,就是秋天到了,天气凉了,催促家庭主妇赶快纺纱织布,准备过冬的寒衣。实际上,蝈蝈之所以不停地鸣叫,只是为了求偶而已,吴歌有“八月里来木樨(即桂花)香,叫哥哥夜夜想婆娘”,被装入竹笼里贩卖的叫哥哥全部是雄性,它们连“想婆娘”的权利也丧失了。

以前,一到秋天,上海的街头巷尾随处可以看到卖叫哥哥的摊贩,他们挑着扁担,扁担上挂满了一只只小小的竹笼子,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叫哥哥聒耳的鸣叫声,走近后,一定能够看到,许多人拿着竹笼子,认真地挑选叫哥哥。如今,叫哥哥和其他的鸣虫摊,大多数开设在花鸟市场,偶尔也会在马路上看到卖叫哥哥的摊贩,不过,他们很少挑扁担,而是推着脚踏车,脚踏车的前前后后挂满了装有叫哥哥的小笼子,这也是一道风景线。

从师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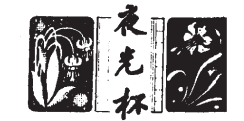
沈宽

春去秋来复涉冬,神明思捷紫芝翁;旧闻罗列记真实,日新月异补白空。陈榻见容礼数贵,后期听乐笑颜同;读书有福非虚语,日暮一樽心自蒙。

有人摔了跤,有人湿了身;有人被一只小虫吓得惊叫。某个“仆人”只对某个“天使”“献殷勤”,某个“天使”对某个“仆人”有怨言,虽旅途艰险,却一路误会百出,笑料迭起。下山有一段路是坐在砂砾上直接滑下去的,我也不“不幸”湿身。我问领队:“你不是说才3公里山路吗?”领队说:“那是垂直距离,实际是15公里。”我居然走了十多公里山路!我的“天使”问我,我们为何要爬上去又爬下来,自找苦吃呢?我答:这就是攀登的魅力啊!

回谈

出新意而循古道。今日诗词“登高”,明日人生“登高”! 责编:龚建星



卖「叫哥哥」 薛理勇